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

喻世明言

冯梦龙 编

注音解词释疑
无障碍读原著

权威版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喻世明言

冯梦龙
编

注音解词释疑
无障碍读原著

長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编; 杨宏杰, 吴玉华注释.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1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无障碍阅读版)

ISBN 978-7-5445-1388-3

I. ①喻... II. ①冯... ②杨... ③吴... III. ①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2014 号

喻世明言

责任编辑: 杜 菲

封面设计: 大 熊

封面画: 孙晓航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24-25872814-2050

前言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又称《全像古今小说》，由明末冯梦龙编辑整理，大约成书于1621年（明朝泰昌、天启年间）。与其后出版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并称“三言”。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梦龙除了写诗文外，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创作上，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收了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帮他收集民间文学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57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后回到家乡。其时天下动荡，清兵南下，明朝江山摇摇欲坠。此时冯梦龙不顾七十高龄，奔走反清。清顺治三年（1646）春忧愤而死。

《喻世明言》共有40卷，每卷为一部短篇小说，其故事产生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其中多数为宋元旧作话本，例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少数为明朝拟话本，例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另外有些是改编加工宋元旧作而成，如《新桥市韩五卖春

情》、《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等。由于产生年代不同,因此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又因为属于同一个小说发展系统,其题材也都和城市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各篇之间还有很多共通之处。

《喻世明言》各篇小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主题涵盖爱情、婚姻、友情义等。大致可分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反映婚姻、家庭与爱情的作品,其中包含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赞同自由恋爱、鞭挞负心人等积极因素,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充分体现了社会下层市民的道德观与作者萌芽状态的民主思想;二是揭露官场黑暗,抒发对社会制度不满,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等,对祸国殃民的权奸大恶进行鞭答;三是反映社会动乱及其他社会现实,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杨八老越国奇逢》等,描述战争的残酷,同情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此外,尚有写历史人物的《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歌颂纯真的友谊;写神仙佛道的《陈希夷四辞朝命》、《月明和尚度柳翠》等,反映了作者蔑视功名富贵及虚无主义的倾向。其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谴责了负心男子对爱情的不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了对失身妻子旧情难忘而破镜重圆;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杨八老越国奇逢》则触及了异族入侵、权臣误国等现实题材。《喻世明言》还收录和改编了一些历史传奇故事,例如《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描写了春秋时期齐国晏婴的智慧,其南橘北枳、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都是著名的历史典故。

本书根据日本尊经阁和内阁文库的天许斋刊本和大连图书馆的衍庆堂本,订正校注。为了便于普通读者和青少年无障碍地阅读,我们对生僻字、疑难词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注音、解词,对历史典故、名人逸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释典、详解。本书的注释参考了前人和今人的若干研究成果,在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

目 录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4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0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1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蝻蜊	61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66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72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77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86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93
第 十 一 卷	赴伯升茶肆遇仁宗	106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14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21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31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37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54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59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66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76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86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93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13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32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39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50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55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63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70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78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87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98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09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17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27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32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41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358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72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83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00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指担任俸禄极多的官职，钟，即“钟”，容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行步止息，一举一动）。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元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形式），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买卖、生意），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从事买卖中间人的活动），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贫困），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

喻

世

明

言

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cuānduo,怂恿)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尊称对方女儿)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嫁妆)，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一周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人死后周年的祭祀)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即“色服”，带颜色的衣服)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新婚夫妇在新房内共饮合欢酒。卺,jìn,饮酒用的瓢)花筵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附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心情，面子)。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发生婚外恋情)。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摆架子)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

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①不如，楚国南威^②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妻子），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仍旧）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在丧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在世时）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今写作“耽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rěn rǎn，渐进，推移），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被褥等铺盖）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礼物），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窥看。瞰，kàn），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①西子：春秋时越国美女。②南威：即南之威，春秋时一美女。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倏不保**（对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倏，chǒu，同“啾”；保，cǎi，同“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逐家，挨家挨户）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除夕风俗，家家户户在庭院中架起松柏树枝焚烧以求平安），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cuānduo，怂恿）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算命占卦的先生手里所拿的圆铜片，一边走一边用小锤子敲打，引起别人注意），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便厅）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祷告）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yáo，《周

《易》中组成卦的长短符号)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字子渊,相传为屈原的学生,容貌俊美,风流潇洒)、潘安(字安仁,西晋文学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美男子),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采(买)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寓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对富人的尊称)典铺中间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鞦帽(元明时一种用棕、藤编织成较流行的帽子。鞦,zōng),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坐着),兀自(仍然,还)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诚挚融洽的情意),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花掉)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一直)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

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卖掉)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东西)，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小器)的人！”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买卖的中间人)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动心)？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趲^(xuē, 折回)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甚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各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儿掇^(duō, 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怒怨。嗔，chēn, 生气)，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动弹)不得。口

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人_马（和女人勾搭。马，妇女），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逗留。桓，huán），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覆。”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深深作一个揖。喏，rě），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指年纪小的仆役）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当铺的伙计）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篾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要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咕噪（即“聒噪”，吵闹），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串）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zān ěr）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华华的，摊做一台，高声的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翻覆认看，言真道假、弹劬估两（形容掂量轻重。劬，jūn，通“斤”）的在日光中烜耀（huìyào，炫耀）。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不住声的有人喝采。婆子乱嚷道：“买便买，不买便罢，只管担阁人则甚（干什么）！”陈大郎道：“怎么不买？”两个又论了一番价。正是：

只因酬价争钱口，惊动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不觉移步前楼，推窗偷看。只见珠光闪烁，宝色辉煌，甚是可爱。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便分付丫鬟去唤那婆子，借他东西看看。晴云领命，走过街去，把薛婆衣袂(mèi,衣袖)一扯，道：“我家娘请你。”婆子故意问道：“是谁家？”晴云道：“对门蒋家。”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陈大郎道：“再添些卖了罢。”婆子道：“不卖不卖，像你这样价钱，老身卖去多时了。”一头说，一头放入箱儿里，依先关锁了，抱着便走。晴云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罢。”婆子道：“不消。”头也不回，径到对门去了。陈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银两，别了管典的，自回下处。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晴云引薛婆上楼，与三巧儿相见了。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当下说道：“老身久闻大娘贤慧，但恨无缘拜识。”三巧儿问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这里东巷住，与大娘也是个邻里。”三巧儿道：“你方才这些东西，如何不卖？”婆子笑道：“若不卖时，老身又拿出来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识货物。”说罢便去开了箱儿，取出几件簪珥(zān ěr)，递与那妇人看，叫道：“大娘，你道这样首饰，便工钱也费多少！他们还得忒不像样，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告得许多消乏(耗费)？”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道：“这般头号的货，他们还做梦哩。”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便道：“真个亏你些儿。”婆子道：“还是大家宝眷，见多识广，比男子汉眼力，到胜十倍。”三巧儿唤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扰茶了。老身有件要紧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着这个客人，缠了多时，正是：‘买卖不成，担误工程。’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权烦大娘收拾。老身暂去，少停就来。”说罢，便走。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出门向西去了。

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专等婆子到来酬价，一连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后，忽然下一场大雨。雨声未绝，阗阗(pēng pēng,象声词)的敲门声响。三巧儿唤丫鬟开看，只见薛婆衣衫半湿，提个破伞进来，口儿道：

“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

把伞儿放在楼梯边，走上楼来万福（古代妇女行的一种礼节，一面作揖，一面说万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儿慌忙答礼道：“这几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赖新添了个外孙，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几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来，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气！”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几个儿女？”婆子道：“只有一个儿子，完婚过了。女儿到有四个，这是我第四个了，嫁与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这北门外开盐店的。”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女儿多，不把来当回事了。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倒是异乡人有情怀。虽则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时，他当个尊长看待，更不怠慢。如今养了个儿子，愈加好了。”三巧儿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说罢，恰好晴云讨茶上来，两个吃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没事，老身大胆，敢求大娘的首饰一看，看些巧样儿在肚里也好。”三巧儿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话。”就取一把钥匙，开了箱笼，陆续搬出许多钗、钿、缨络之类。薛婆看了，夸美不尽，道：“大娘有恁般珍异，把老身这几件东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儿道：“好说，我正要与你老人家请个实价。”婆子道：“娘子是识货的，何消老身费嘴？”三巧儿把东西检过，取出薛婆的篋（miè）丝箱儿来，放在桌上，将钥匙递与婆子道：“你老人家开了，检看个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细了。”当下开了箱儿，把东西逐件搬出。三巧儿品评价钱，都不甚远。婆子并不争论，欢欢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赚几贯钱，也是快活的。”三巧儿道：“只是一件，目下凑不起价钱，只好现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来，一并清楚。他也只在这几日回了。”婆子道：“便迟几日，也不妨事。只是价钱上相让多了，银水要足纹（足色，成色好的银子）的。”三巧儿道：“这也小事。”便把心爱的几件首饰及珠子收起。唤晴云取杯见成（现成。见，同“现”）酒来，与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搅扰？”三巧儿道：“时常清闲，难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话。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时常过来走走。”婆子道：“多谢大娘错爱，老身家里当不过嘈杂，像宅上又忒清闲了。”三巧儿道：“你家儿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宝客人，每日的讨酒讨浆，刮（吵）的人不耐烦。老身亏杀客宅们走动，在家时少，还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转，怕不燥（烦恼）死了人。”三巧儿道：“我家与你相近，不耐烦时，就过来闲话。”婆子道：“只不敢频频打搅。”三巧儿道：“老人家说那

里话。”

只见两个丫鬟轮番的走动，摆了两副杯箸(zhǔ, 筷子)，两碗腊鸡，两碗腊肉，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共一十六个碗。婆子道：“如何盛设(盛情款待)！”三巧儿道：“见成的，休怪怠慢。”说罢，斟酒递与婆子，婆子将杯回敬，两下对坐而饮。原来三巧儿酒量尽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壶酒瓮，吃起酒来，一发(越发)相投了，只恨会面之晚。那日直吃到傍晚，刚刚雨止，婆子作谢要回。三巧儿又取出大银钟(大杯子)来，劝了几钟，又陪他吃了晚饭，说道：“你老人家再宽坐一时，我将这一半价钱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请自在，不挣(差)这一夜儿，明日却来领罢。连这篋丝箱儿，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儿道：“明日专专望你。”婆子作别下楼，取了破伞，出门去了。正是：

世间只有虔婆①嘴，哄动多多少少人。

却说陈大郎在下处呆等了几日，并无音信。见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带水的进城来问个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点心，又到薛婆门首打听，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转身，只见婆子一脸春色，脚略斜(脚步歪斜)的走入巷来。陈大郎迎着他，作了揖，问道：“所言如何？”婆子摇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种，还没有发芽哩。再隔五六年，开花结果，才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头探脑，老娘不是管闲事的。”陈大郎见他醉了，只得转去。

次日，婆子买了些时新果子、鲜鸡、鱼、肉之类，唤个厨子安排停当，装做两个盒子，又买一瓮上好的醪(yāo, 浓)酒，央间壁小二挑了，来到蒋家门首。三巧儿这日，不见婆子到来，正教晴云开门出来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楼下，先打发他去了。晴云已自报知主母，三巧儿把婆子当个贵客一般，直到楼梯口边迎他上去。婆子千恩万谢的福(明代妇女的一种下拜礼)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将来与大娘消遣。”三巧儿道：“到要你老人家赔钞，不当受了。”婆子央两个丫鬟搬将上来，摆做一桌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忒迂阔了，恁般大弄(铺张)起来。”婆子笑道：“小户人家，备不出甚么好东西，只当一茶奉献。”晴云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炉来。霎时酒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还请大娘转坐客位。”三巧儿道：“虽然相扰，在寒

①虔婆：贼婆，通常专指老鸨(bǎo)。